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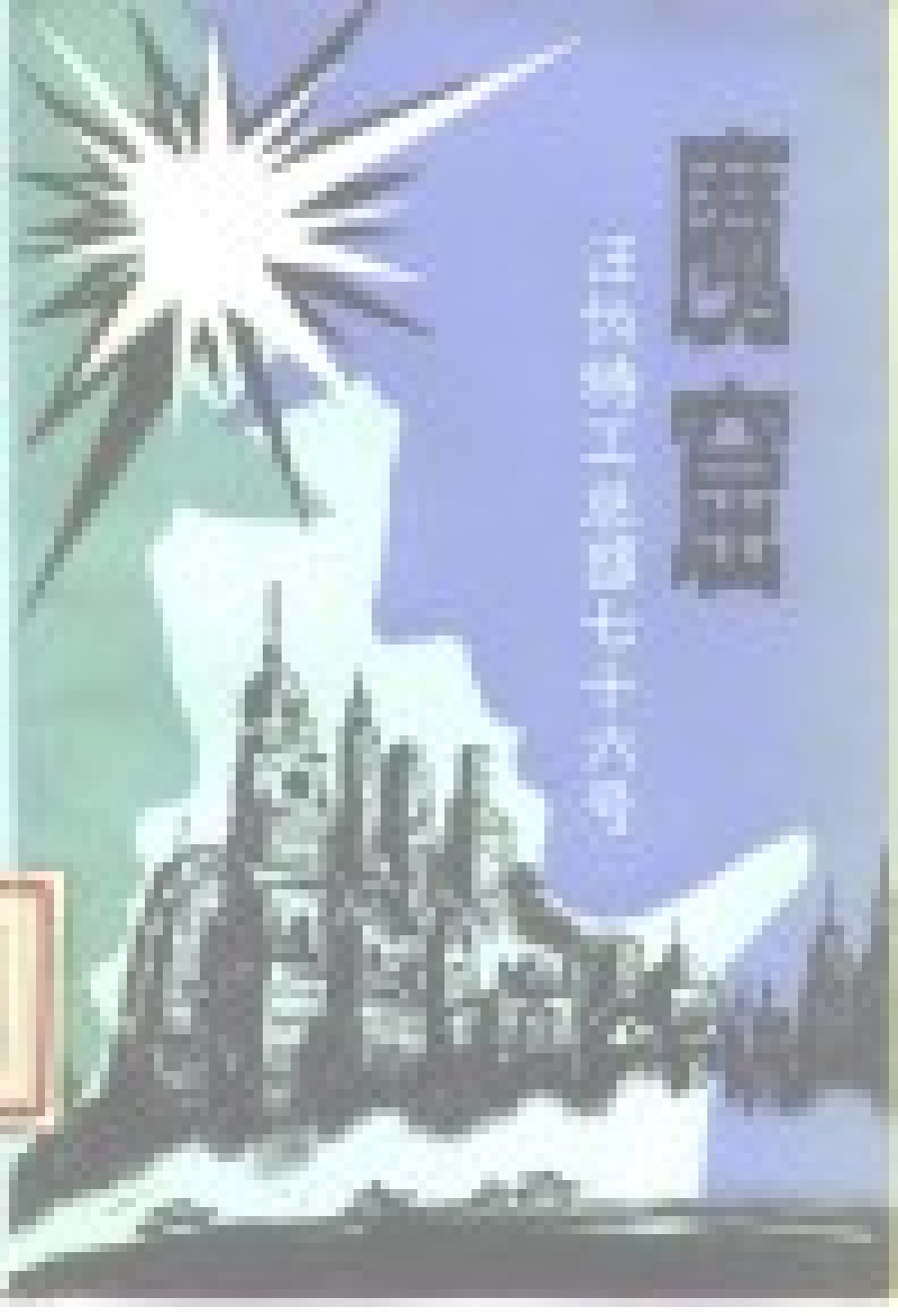
# 魔鬼窟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 中国 教育史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研究所



# 魔窟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蔡德金 编  
尚岳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楚君

魔窟

——汪伪特工总部76号

蔡德金 尚岳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6年11月第一版·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3毫米1/32 印张：6.75 字数：170千字

印数：1—31,000册

统一书号：11224·209 定价：1.45元

## 编者的话

汪伪特工总部或76号,是汪伪特务机关,它是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的简称,因所在地为沪西“歹土”极司非而路76号而得名。它的前身是李士群、丁默邨投敌后,在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扶植下建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关。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逃至上海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丁、李即与汪精卫合流,该机关便成为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及其伪政权的罪恶工具。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帮凶,破坏抗战,血腥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干下了无数罪恶勾当,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成为罪恶的渊藪,令人色变的“魔窟”。

这本书,是根据上海市监狱办公室提供的案犯马啸天、汪曼云在服刑期间合写的一份供词编辑、整理而成。

汪曼云,字秀峰,浙江杭州人。上海沦陷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咨议、第八集团军少将参谋,他是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学生”,与军统也有接触。从一九三八年底,李士群投入土肥原特务机关,充当汉奸,在上海为日特搜集情报起,汪曼云便在暗中与李士群勾结。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组织与汪精卫汉奸集团“合流”,汪曼云是重要牵线人。汪精卫集团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后,汪曼云出任伪党中央社会部(特务部)副部长。汪伪政权成立后,他又先后担任采矿部及司法行政部次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政府参赞、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等伪职。

马啸天，南京人，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在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一起编辑过专以造谣、污蔑、诽谤、诋毁为手段，攻击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的反动刊物《社会新闻》。上海沦陷后，中统上海区组织转入地下，马留在上海从事情报活动。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投入汪精卫特务机关，一直充任伪特工总部要职，先后任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厅长、处长，抚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区区长、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副署长、调查统计部政治警卫总署署长、宪兵副司令等伪职。

马啸天、汪曼云作为汪伪政权的要员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走卒和帮凶，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卖力，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极其反动的汉奸骨干分子，因此受到应有的惩处。他们在服刑期间，在党的劳动改造政策感召下，经过监狱工作人员长期耐心的教育帮助，对汪伪卖国集团的罪行有所认识，对自己的罪恶也有所悔悟。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供述了魔窟——汪伪特工总部76号建立经过、演变及其罪恶活动，以及内部倾轧和最后覆灭的种种内幕。尽管这些材料并不是很充分和深刻的，甚至对自己的罪行不无表白和开脱之处，但总的来说，是他们悔罪后的交代。书中所揭露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鹰犬——汪伪特工总部的罪行，可以使广大读者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汪伪政权罪恶的了解与认识，从反面教材中受到爱国主义的启示，也可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

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尽可能地保持第一手材料的原貌。编者除作一些文字加工外，对部分内容及结构、标题进行了一些调整、改正、补充和删节。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误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蔡德金 尚岳

1985.7.

#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一、魔窟头子——李士群..... (1)

原是革命的叛徒

一出李代桃僵的把戏

投靠日特，甘为汉奸

二、汪伪特务机关建立的经过..... (6)

大西路67号

李士群向杜月笙暗送秋波

军统杀李，半途而废

前台经理丁默邨

与汪精卫合流，汪曼云充当牵线

忆定盘路95弄10号

魔窟——76号

76号的开台锣鼓

76号内部的组织机构

76号的组织变迁与主要人事

三、在76号落户的国民党情报人员..... (41)

张北生的“进见礼”

军统高参、特派员一一入彀

亲家不亲  
青岛的一场特工战  
一字之差，白挨了一顿皮鞭  
被上司出卖的蒋晓光与薛达人  
善变的胡均鹤  
洪帮弟兄的“照顾”  
老上司都已先来了  
老虎凳下低了头  
脚踏两只船的刘慧  
一个个雪球滚进76号  
张瑞京一变为汪精卫亲信

#### 四、血案中莘莘大者…………… (57)

向司法人员开了第一枪  
袭击《大美晚报》的前前后后  
共产党员抗日挨毒弹  
卢老七无意中杀了相好  
吴麀怒谋刺被出卖  
中统“美人计”的失败  
从优待室的“贵宾”到小丛林里冤魂  
76号吃败仗，李士群恼羞成怒  
褚民谊说情反丧三命  
军统秘密电台被发现  
平祖仁之死  
刺汪不成，大力士毙命  
著名化学家方液仙被绑架杀害  
为诈钱财，莫须有罪名到处栽  
吴世宝的横行与静安寺枪战  
徒弟杀师傅，认钱不认亲



“病人”杀“病人”的奇闻  
曹子白、曹炳生父子同命  
张小通死得尸骨无存  
一起毛骨悚然的屠杀案

## 五、汉奸特务之被惩…………… (102)

徐恩曾要了王闾仙的命  
一个洋奴、汉奸的可耻下场  
何天风、陈明楚之死与王天木  
谭文治自食其果  
傅宗耀死于同杜月笙的暗斗  
大流氓张啸林之死  
76号电台台长余玠的毙命

## 六、日伪与重庆之间的微妙关系…………… (120)

待如上宾的赵秉谷  
万墨林的被捕与获释  
阶下囚一变为“和谈”使者

## 七、群魔的争斗与火并…………… (154)

李、彭火并，殃及舞女  
丁默邨被赶出76号  
群魔的离合和明争暗斗  
吴世宝的起家和他的结局  
为夺取租界法权的狗争骨头

## 八、魔窟的覆灭…………… (189)

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死后的76号

## 一、魔窟头子——李士群

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它因位于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而得名。这一所原属国民党官吏的花园洋房，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侵略者拨给了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关。从此，这里成为沉渣汇集之所，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等罪恶的渊藪。

谈到76号，就会使人联想到这个上海人民称之为“魔窟”的头子李士群，他是这个魔窟的始作俑者。李士群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早年参加过革命，被捕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成了C.C特务。抗日战争起，他又与日特挂钩，甘心卖国投敌，充当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 原是革命的叛徒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因早年丧父，李士群同他的胞妹，由他的母亲依靠种田，抚养长大。李幼年在本乡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遂昌人，年龄要比李大五岁，他们的相识，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叶早年也参加过革命）。叶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要好得多，当她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时，李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可说完全仰给于叶的。李后来为“C.C”逮捕，叶为李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士群在

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甚至在一般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对叶也能极力隐忍下去，这都不为无因。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李士群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一九三二年于上海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逮捕。由于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投降了敌人。不久被派为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并要他与丁默邨、唐惠民等一起，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是由“C.C”派控制的。后来，他又做过“C.C”派“留俄同学会”理事与“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专为“C.C”特务组织勾引留俄的革命青年，使之背叛革命。李在敌伪时期，常自诩是留俄学生，借以抬高自己。

## 一出李代桃僵的把戏

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要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党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交给了李。丁原系共产党员，背叛革命后，为了邀功求荣，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自应予以严厉制裁。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地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

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绰号马大麻子，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

区长。这时马绍武到上海还不久，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活动在租界方面更为活跃，因之，他把特务活动的重点也放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特别以公共租界为主要对象。租界警权，虽非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所能染指，然而破坏革命，迫害共产党与进步人士，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是一致的。同时国民党的特务一方面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把搜刮所得，每夜在租界上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马绍武就是最好的写照。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双手染满人民鲜血的“C.C”特务马绍良，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 投靠日特，甘为汉奸

马绍武被杀后，“C.C”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丁默邨被关在上海“C.C”的特务机构里，后经他的老友“C.C”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出去，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曾在“C.C”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闻讯后，携了大宗珠宝首饰，请求“C.C”上海区派人送她到南京，去看李士群。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多多照顾。在旧社会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都能使，何况这些惯于敲诈勒索的特务！马啸天与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后，从此，对李士群另眼相看。而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便干脆陪同叶吉卿，引见了“C.C”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也颇有几分姿色，何况叶又有求于他，正施展着全身解数，宁有不获这个色中饿鬼“大科长”垂青之理？因之，李士群是否与杀马绍武有关，甚至是个主犯，都变成了次要问题。不久在徐科长的一纸“手谕”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那里当了一名侦查员。一九三三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为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的马绍武被杀案，在叶吉卿的努力下，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于不了了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十一月上海沦陷。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特务人员，本来奉命“潜伏工作”，但在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却从南京逃到了汉口。

这时，国民党为了加强特务控制，将“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又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徐恩曾任局长。李士群等一行到了汉口，便被全部安置在旧日租界旭街“中统局”的职员宿舍里。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内，因为“中统局临时办事处”也设在那

里。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到上海见过清水董三之后，清水便着李士群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自然满口应允。于是，由革命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了。

## 二、汪伪特务机关建立的经过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华北及华东一些城市后，为了巩固已得阵地，作下一步进攻的准备，曾施放和平烟幕弹，妄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诱降活动。而中国居然也有些动摇分子准备上敌人的钩，汉奸卖国贼更穿插其间，散布抗战必败的悲观论点和种种谣言，意欲影响当时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开始，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汪精卫等在求和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才有一九三七年冬季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的调停；但由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甚高，同时因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而气焰嚣张，条件苛刻，迫使蒋介石举棋不定。

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谴责与愤慨，也引起蒋介石的忌恨。蒋介石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也多次受命刺汪。汉奸们在人民怒火包围中惴惴不安，为了求得苟安、进行报复和镇压抗日群众，讨好其主子，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逐步建立和扩大了特务机构。

从汪伪特务机构建立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抗战初期，汉奸、投降派相互勾结利用的一个侧面。

大西路67号

李士群到了上海，赁屋居住在大西路云飞汽车行对面67号（今

延安西路665号)，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小洋房。为选赁这样一幢房子，李士群煞费了一番苦心。

当时上海业已沦陷，但租界依然存在，仍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尚未直接侵入，汉奸走狗也不敢在租界公开活动。上海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对汉奸分子采取暗杀等手段。而李士群来到上海，手里一枝烂枪都没有。那时他纵然无力杀人，但如何苟全自己，不能不深思熟虑，细加斟酌。他辗转托人，才租到了这幢房子，李万分满意。这倒并不是由于这幢房子建筑新颖，装修考究，而是由于它的环境，正符合李的要求。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足见他对这幢房子的满意了。但这毕竟还是他主观的想法，实际是否真能这样，自己也无法作出答案。为求保命，于是想通过人事关系，与重庆的“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发生一点微妙关系。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是章正范，章是李士群在与丁默邨、唐惠民编《社会新闻》时的熟朋友。李知道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则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由于杜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是拜把子弟兄，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十分之九都与杜有关。汪也因杜的关系，与军统有一些接触，李就利用章的牵线，与汪曼云见了面。首次见面的地方，就是在大西路67号李士群这幢保险房子里。汪之愿意与李士群见面，也有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时上海的英、法两个租界，虽仍存在，而租界四周，毕竟业已沦陷，美、英、法等帝



国主义对日本也有所顾忌。日本人要在租界里捉人，虽有一些规定的手续，但仍无异探囊取物，要抓谁就抓谁。所以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虽把自己打扮得象敌后“抗敌工作者”模样，实则不仅一无斗志，且时时恐惧着怕给敌人抓去，想预先铺好一条通敌的路线，以备万一出了事，有一条后路可走，免得吃眼前亏。汪曼云就是这样想的。因而一经章正范从中牵线，便欣然从命去看李士群。

汪曼云随同章正范到了大西路67号，来开门的是一个翘嘴巴的苏北人。他把章、汪两人领到楼上，便去通知李士群。这个苏北人，就是敌伪时期在汪精卫所住的愚园路1136弄任“特工总部直属警卫大队队长”的张鲁。他在李士群家里的任务是：一天到晚，站在这幢房子沿马路的楼梯转角处，临窗观望着马路上车马行人，为这房子里的主人李士群望风放哨，充当保镖。

李士群对汪曼云并不讳言他是在给日本人作事。但他为自己辩解，说他这样做是为了“C.C”过去对待他手段太辣了，要想借此报复一下，出出气。同时，也为了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到二十万块钱后，就准备溜走。所以他仅答应日本人做些情报，不做行动。希望汪能同情与理解；如有对他不谅解的人，也望汪能代为解释；可以照顾的地方，尤请多多照拂。汪问李：

“现在有谁在帮你忙呢？”李说：“你认识的恐怕只有一个唐惠民。”李看出汪对他的话有些怀疑，就从抽屉里拣出唐惠民亲笔写的收到×月份津贴三百元的一张收据，拿给汪看，表示并不相骗。唐的笔迹，汪是认得的，的确没假，可是这时的唐惠民，还是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这也是汪所知道的。唐怎么会做起李士群的情报员，确也出乎汪的意外。汪又问李：“那么我们市党部的情报有谁在为你效劳呢？”李说：“刘坦公。”正说之间，门外有人在按电铃。李隔窗一望，就叫汪来看，这一下太巧了，因为按电铃的正是刘坦公。李当即关照张鲁：“叫刘明天再来。”刘始终没想到李士群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把他出卖了。